

三
吳
水
利
條
議



族祖庸亭先生淹貫古今畱心經濟爲諸生時嘗請減蘇松浮糧若干萬石事不果行而一時大吏莫不聽其言論後中順治十五年進士康熙己未歲以庶吉士彭會淇薦舉應博學宏詞科

御試一等授編修前內閣學士翰林修撰榮其元孫也先生著有三吳水利條議六篇惜未梓行人亦莫有見者道光三年春余遊天台還吳中由四月上旬下雨至於六月七月河水汎溢停泓久之不泄而加以寧國建康宣歙天目諸山之水匯流入於具區遂使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州縣俱被水災雖有輕重之不同而要之三吳爲尤甚民舍田禾湮沒過半耕農離散租稅無繇此

序

國朝一百八十年來所未經見者也余嘗謂三吳水利西有太湖之蓄泄東有江海之利便故厥田惟上上而人民財賦亦較他省爲繁多實天下之膏腴江東之大都會也雖設有水利之官而頻歲雨暘時若屢獲豐年豈知水之爲害若斯之甚者因思及先生條議一書乃於族弟斗槎家喜獲此藁伏而讀之始知五堰之不可不開舊壩之不可不移三江之不可不濬反覆詳言瞭如指掌實有切於

國計民生然則三江旣通舊壩旣築五堰旣深庶幾三吳
之水患可紓是所謂繼禹之蹟萬世之利也遂付之剞劂
氏以呈

當代大人先生明於水利者採擇焉是年八月十五日寓
邗江之鮑氏書廬燈下虞山族孫 泳謹書



三吳水利條議一卷

目錄

論設水官

論太湖三江五堰

論吳淞江

論劉河白茅及江海支流

論水勢壩身

論五堰

志基少時嘗與憩園弟棠見先高叔祖庸亭公所著

目錄

三吳水利條議及曠邨集競相鈔錄以爲家寶後見
嘉興李氏鶴徵錄載公此藁已失無傳蓋李氏未知
見耳今憩園出宰潞安不獲互相參校祇就家藏本
付族兄梅溪刻之或於時事有補益云志基謹識元
孫瑤鶴同校正

三吳水利條議

吳縣 錢中諧 宮聲

論設水官

水利之名三代未著也蓋井田之法方井之地廣四尺爲溝十里之成廣八尺爲洫百里之同廣二尋爲澮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之制凡遂人匠人皆治田之官也而卽以治水者也自秦人開阡陌而溝洫廢於是史起鄭國白公召信臣之徒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後水利之事興焉其在吳越固魚龍之所宅鼈蠃之與遊厥壤旣爲下下田

三吳水利條議

一

賦不入天府故治水之事可紀者僅周敬王二十五年吳行人伍員鑿河元王三年越大夫范蠡伐吳開漕烈王十五年楚春申君治水松江導江入海開港溉田開浦置上下屯漢陽羨令袁玘築長橋鑿便民河亦以避泝洄之險未必專因溉田而開治也其後鑿河築塘代不勝書或以通船艦或以灌田畝常雜而施之惟自唐以來凡堰牯隄防之建於灌溉之功多焉至天祐元年吳越錢氏置都水庸田使司以主水事募卒爲部號曰撩淺每部二千人以疏導諸河於是遂有專官而水利之制始密無他錢氏擁

有吳越國用軍興無不取給於數州之地欲享其利不得不爲之去其害也宋南北凡三百年遣官修浙西水利者計二十有九元朝興九十餘年之間都水庸田使司之廢置者再四而相視督治之官不與焉明制蘇松田稅旣數倍於昔故永樂間命大臣治水而以亞卿給事爲之佐宣德時又令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各置勸農水利通判屬縣各設水利丞簿以專其職蓋從巡撫周忱之請也而周於是時實兼水利農田尋復兼督杭嘉湖水利可見七郡江湖固脈絡流通不能畫疆而理明矣以後或遣部郎或

置僉事恆以七郡責成之及其季年以蘇常道臣分理故不得專任其事而州縣之水利復以爲冗員而裁併之於是水患日甚而經理無人議蠲備荒率苟且終歲之計而已夫東南澤國也天災流行歲一有歉雖設官分職猶患其不克濟況并其人而去之乎宋元兩朝浙西賦額甚輕猶且按視興修講求利害周詳勤懇若此今東南之賦仰給半天下所謂享其利矣安可不爲之去其害乎夫去害卽所以興利也興利之宜先在乎設水官江浙農田當命大臣總理而以部郎官二人分理浙江江南以佐之宜倣

永樂二年之制其府州縣之佐貳官亦宜復以專其任宜
倣宣德二年之制其各湖蒲牯壩時易淤塞宜倣洪武初
各設官使以備常年開濬而撈淺之卒當如錢氏之法召
募爲部而以額設之河夫銀爲其工食則大小旣有專責
而水利可漸次舉行矣不然者以他官兼理則委任旣不
能專猶之無人或設官而不募卒譬之將帥無兵無以戰
守也此 廟算之所宜早計者也

論太湖三江五堰

王鏊五湖記曰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

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在南之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
自寧國建康江寧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并鎮江潤州
金壇武進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一自宣歙天目
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
吳江分流以出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
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
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
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
五湖者張勃吳錦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

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滬
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然今湖中跡自
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而吳人稱語則唯曰
太湖云又按王同祖三江考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三江震澤皆在今蘇州境昔大禹治水東南見于經者止
此兩言而東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於此蓋三
江皆西通震澤而東流入海禹時洪水滔天震澤之水泛
濫懷襄故禹之治水也因東流之勢決排壅塞使繇三江
入海故言底定以明不爲害也其駁辨先儒三江異同者

三吳水利條議

四

反復推詳而以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之說爲有據以唐仲
初吳都賦注與正義說合而猶分明其謂太湖自吳江縣
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又東南分流白蜆江入
急水港入澱山湖迤東出海者爲東江但澱湖之東已塞
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
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上清江下清
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南又分爲二一名小娘
港五里許復合爲一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
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繇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其

安亭江在宋時已塞是婁江亦已湮也讀朱長文吳郡圖
經謂崑山塘自婁門郡城至崑山入海卽婁江指今之劉
家河者非蓋太湖之說王鏊言之甚詳三江之道同祖辨
之甚核而今之所急者固不在乎區區之議說也惟在明
水之來源與其歸墟而辨施功之次第耳愚嘗按其圖江
浙七郡惟吳卑下水之所都其入海之路大者有吳淞江
劉家河白茆港又有七鴉許浦茜涇楊林亦屬吐納之地
皆在蘇州而在松江者爲黃浦至其委實與吳淞江合流
以入海吳江縣之長橋實爲太湖出水之徑故宋單錡論

長橋爲三吳諸水之足以承震澤之腹而往來吞吐之勢
率由於此而今僅通一綫是知治水者不必復泥三江之
故跡第如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三大浦者卽今日之三
江也三大浦旣通而水患可紓是卽謂行禹之跡可也故
治水者宜先三江吳江之長橋爲門七十有二以殺水勢
而今之貪利者東西菱蘆數百頃久之漸成平壤架屋以
居坐視吳江之民頻遭水厄湖水一漲灌城而入全縣之
田蕩然爲患譬之扼其吭而欲氣之流通閉其水火而欲
具飲食者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且不止爲全邑之害而已

全郡受之鄰郡亦受之故治水者宜在次吳江之長橋至於水之來源則不外建康天目二脈而寧國建康之水高若建瓴故五堰之築在宜興以西屬溧陽縣古人欲分殺水勢使西南諸水不入荆溪由分水銀林諸堰入運河以至大江而後蘇州水患十去六七沈啓曰太湖雖廣而能容而來水幅員其授猶廣正如人家闢一畝方庭而外周二畝屋舍加以一尺之雨則檐溜并傾庭起三尺之潦無疑矣溝非盈尺則滲洩不速芥舟於堂待立可見使檐設竹溜引而注之他處庭潦或可稍減一二此上流分殺之

說豈謂無益乎故治水者次長橋又在五堰也

論吳淞江

明初夏尙書之治水浙西也用元人周文英之議舍吳淞事劉家河首開崑山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劉家河復挑嘉定縣之顧浦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劉家河入海是時吳淞江尙濶一百五十丈也夫劉河之濬一時不爲無利自白茆漸塞全河之水以一劉河洩之似未爲安至隆慶間巡撫海公則專治吳淞數十年間雖有小災不爲大害所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其時吳淞舊蹟自王渡起至宋家

港口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六尺計工食六萬餘兩夫夏公之時吳淞濶一百五十丈至隆慶間而舊蹟止存三十丈者因水分道於劉家河而遞減也嚴衍曰此江開於五六十年之前則難開於今日則易蓋往者波濤湍悍勢如奔馬駕舟而渡者時常覆溺斯時欲築壩戽水費不下數千金而開濬非二十餘萬未易畢工也今則洶涌俱成平地中間僅存一綫如欲開濬則築壩戽水之費可省大半較之洪流瀕洞全藉桔槔之力非用數萬人一月之功不能使通江之水盡去而施畚鍤者也倘此月之中陡值霖潦則旋戽旋滿又不知其費力多少而水乃可盡是濬鑿之力未施而民力先疲財用先竭矣故曰此江議開於五六十年之前則難然在今日江身等於平地而欲開平地爲深江則其功力奚啻十倍於前而云今日反易者何也蓋嘗叩諸耆老言茲江湮塞以後太湖之水壅絕不下瀕河諸邑固並受害而江邊之田亦乏灌溉旣欲開江則可西瀉湖水東蘇民困不必復舊時之大觀或十丈或七八丈苟能永久通水自足以洩湖水而注之海灌枯田而滋

其膏矣抑更有說濁潮不上清水日下則江底日深江岸日蝕安知今日之所謂十丈七八丈者不漸爲異日之二十丈三十丈乎此小借民力全用水力日夕而成川也衍之言正與海忠介之取深不取濶者同一意也又言清水不下皆繇吳江長橋之壅闕湖水東洩之勢不迅故海潮日上湖水不下而江塞如欲使濁潮不上則非江尾設牐不可所謂江尾者非江之大尾濶盈十里者蓋指通海之處而言耳古者吳淞水盛春申君從江腰開一浦南洩其水於三泖人遂呼之爲黃浦此浦旣開江水隨從浦中南

行人泖而西路之江遂塞其塞處名宋家渡今當於宋家渡設牐一潮退則開以洩西來之清流潮至則閉以遏東來之泥濁則此江永無淤澱之虞況此江自宋家渡以東勢尙浩瀚無容開也自黃渡以西亦不識故迹不必開也惟黃渡之西宋渡之東陘塞要不過三十里耳今止開十丈之廣爲費約五萬金寬之以三年乘農隙之時而募貧民爲傭旣不築壩又不戽水晴則興工雨則歇作從黃渡有水處爲始不取辦於一時不苟且於目前務濬深一丈五尺而止牐之設以兩重牐岸卽築廨宇設牐官一人牐

夫五十人以司啟閉而常年小濬則責之兩岸專利之豪民則此江日廣日深而三吳水患庶幾少息此皆衍訪求故老熟悉水利之言鑿然可行者也而曹允儒之論黃浦則以爲澱山湖水注爲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五浦而入於淞江三泖則注爲各塘涇港數百餘而入於黃浦自范蠡圍田東江漸塞後春申君遷就其閒始開黃浦是浦實受太湖東南委輸之水及杭嘉湖分注之流向也東江未塞此等之水自松江柘河厝港諸處東流入海何其便也東江旣塞黃浦雖濬其水不東而北屈與吳淞江會吳

淞通利茲水尙爲迂流吳淞若塞并入婁江愈迂愈溢害莫鉅焉昔人謂黃浦亦爲亂流良有以也至於劉河向爲吳淞之子江今婁江上接至和塘塘上接鮎魚口則劉河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其劉家河之通利與否與夏駕顧浦無大相關是二者適所以爲吳淞之累建議當塞之今覩嚴曹二子之說則吳淞江之開濬不可不先也而東之劉家河東北之白茆港以及七鴉許浦陽林并諸通江海涇浦亦宜漸次盡力又未可專恃吳淞也何則夏公專治劉河海公專治吳淞皆救一時之急而非百世之利也

故其功往往數十年而泯今以吳淞爲之綱而以劉河白茆爲之輔則浙西有三大川可無慮水之溢以七鴉許浦陽林諸涇浦爲之緯則三大川又有分流以廣其趨下之路亦可無慮三大川之壅故開吳淞及宋渡者宜行衍之法卽開劉河白茆者亦宜倣衍之說不必循舊時水面故迹但使之深濬常通則利在斯民矣或者曰夏海二公以全力治河當時布衣蔬食循行度土豈不爲百世計而今皆湮塞如故殆亦氣運使然耳愚以爲禹之治河千載安流至戰國而河患方始蓋由于秦人決水灌安邑也今東南之水不比黃河湍悍遷徙不常禍在豪民之占河爲田中流爲梗故迂回曲折而成壅塞耳使順其性而導之更有常年疏濬之制分地督理之官安在其不通駛而歸墟也此與治河者故功相萬也

論劉河白茆及江海支流

劉家港在太倉州東七十里港外卽大海水面寥廣與他港浦不同上接至和塘塘自府城婁門東經沙河又東入唯亭諸水至崑山縣一南遶城爲濠東行轉北一北行而東橫貫城中並入婁江白茆港出常熟縣迎春門起至海

長八十里凡太湖之水自常州無錫而下者若蠡河若元和塘若陽城湖以逮崑山之偃偻蕩巴城湖皆會於華蕩崑城尚湖由白茆入海蓋浙西之水咸以太湖爲壑太湖又以海爲壑三江爲門戶東江旣塞引水迂回北向惟藉白茆一綫以分婁江之勢者也七鴉港在三十六浦爲最鉅形勢與白茆相埒工部主事姚文灝重濬七鴉浦記曰白茆海口漲沙爲梗以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別有道惟是七鴉獨無他方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但其間亦頗爲村市民居所阨塞水性未遂

三吳水利條議

十一

宏治十年請於朝遂籍常熟崑山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五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九百九十丈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濶如舊而深倍之下闢直塘兩岸市肆所侵其濶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益洶涌則七鴉者白茆之東南劉河之東北大支流也梅李塘之源自雉浦入耿涇千步涇迤邐常熟縣東出許浦入海倪岳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曰縣治濱海其東北有許浦塘上接梅李塘會崑承諸湖水以達海宋元時嘗立水軍寨明更

置巡司歲久海水衝坍至今海口以三十六里巡司三易其地浦爲潮沙所壅陘塞亦久至是始濬浦之壅者濶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有奇分占工作爲力易者人三尺難者一尺有奇不踰月告成凡役二萬二千人

有奇鑿地之紆者十有二所除兩岸積土爲坦道植柳俾土不崩得舊牖於雙墩移置海口易置巡司於牖上俾兼啟閉復以梅李實居上流水比不通仍以一萬二千餘人濬之長六千一百三十丈有奇深濶減許浦十之二蓋自城東門抵海口七十餘里凡爲工二萬三千有奇而成功

則許浦者又白茆之東北大支流也陽林河東至花浦口入海西由新塘上承巴城湖長可敵七浦其他如錨脚港陳大娘洪泗浦大錢鹿鳴雙鳴唐茜諸涇皆東入海之支流也松江之黃浦約長二百五十餘里比吳淞江劉家河更濶大而由夏公所開之范家港以入海皆不可不濬者也至水道之通江者蘇州則有常熟縣而福山爲大常州則有武進之孟河爲大而江陰黃田諸港鎮江北境之丹徒越河諸港並通江湖出入以濟運河漑高田亦不可不濬者也蓋蘇松之水利在宣洩惟壩身之左右宜設堰瀦

水以備燠旱大約主於洩者十之九常鎮之水利在吐納故漕河上下當建牐截流以資轉運大約主於蓄者亦十之九也常鎮之疏濬正通江水之往來蘇松之開挑惟恐湖水之不去此四郡治水異同之大概也繼夏海諸公而起者所宜留意者焉

論水勢塌身

周大韶曰治水之法必先明其來歷之源然後導以歸宿之路其序不可亂行其功不可逆施也論者咸謂震澤之水東北注於陽城崑尚諸湖指福山許浦等塘爲震澤之

三吳水利條議

三

尾閘茜涇諸浦爲震澤之後門乃謂浚三十六浦以洩太湖之水同歸於海

泳案此指獨山門沙墩港兩道而言嘗考常州之水東流至無錫城則有獨山

門港引太湖之水流入西水關爲濠匯於運河由南門伯瀆港東流出坊橋入長洲縣之漕河迤邐至常熟境以出於海無錫以下至北望亭橋今改名豐樂橋其南爲沙墩港引太湖之水由揚家橋下直衝蠡河入三歎蕩會於漕河亦入常熟境以出於海此兩處是太湖上流分洩之要道早年引以濟運兼灌數邑之民田水年則易於宣洩使之東注今獨山門港不由故道尚無大害而沙墩港之不由揚家橋而出者自乾隆四十四五年間附近居民有白姓者貪涎風水之說以爲有關其墓遂勾通地保混呈水利廳飾詞填塞乃導水由通湖橋而出運河今屆四十餘年已成陸路矣可勝浩歎此道必當開通者

宋時黃震亦嘗論及之曰昔人開

茜涇諸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而然今閘浦盡廢而海沙

壅塞爲患又前日之所無觀此可見矣又如沿海一帶地
形頗高於內田而湖水因之不得洩故呼爲岡身然開三
十六浦之後沿河積水高出丈外而腹內之田旱則無路
引水以爲灌溉之資潦則無門出水以爲洩放之計故沿
海舊有一帶之岡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洩人皆知之而三
十六浦之沿河隨處皆成岡身形如圍牆田地荒棄人所
不知也宋郊直言水利六失首及之矣三十六浦之中惟
白茆七浦爲最次則陽林湖川福山等浦但宜相時開浚
不可壩截餘如茜涇東陽林雙鳴鹿鳴大錢周涇許浦等

河各於開浚之後須兩頭作壩以節清水以拒渾潮旱則
蓄而蓄之潦則決而放之則官不勞於開濬工力之艱民
不病於田地拋棄之苦實爲兩便也觀於大韶之言水之
形勢蓋略盡矣就其中所謂岡身者曹允儒以爲與常州
地形相等蓋起自福山圖山迤邐常熟太倉嘉定三州縣
之間殆三百餘里允儒嘗出太倉東門詣茜涇中間有腰
菱站者誠如白下七里八岡昔人謂茜涇南北之地比蘇
城崑山其高不啻丈餘是也往年開治各涇浦不過三四
尺一二尺而已且止於其地面爲丈尺而不知以江湖之

水面爲丈尺又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欲水之東注所謂
卻行而求及前人者也允儒本論堦身而因及從前開濬
之誤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雖夏海諸公專志并力亦恐
其未及此也蓋當時民苦昏墊費國家之儲積盡人力之
疏排勞大小諸賢之跋涉經營水得通流奔駛足支數十
年以爲過望縱前人計慮及此斯時民力已竭財用亦空
欲從而窮其形勢情狀而有所不得也是非諸賢之過也
後之人精求治水之法補昔賢之不逮則允儒之言宜有
採焉夫許應達亦嘗治吳淞矣初至見水尙通流前人之
疏鑿可攘爲己功也不酌羣言獨任私智惟務築壩曾不
運土每車戽微乾稍削菱蘆卽已放水又末段去海不遠
潮勢湍悍遂以頑石壓敝舟塼築費數千金而潰其所沈
木石畱礙江心潮沙又依附之易爲澱聚未及兩載而海
公所疏復成平陸後之繼之者不可不慎也

論五堰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也西有固城石
曰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諸水東連三
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可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闔閭

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故旁有伍牙山
左傳楚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
伐吳及桐汭蓋繇此道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
大江舟行無阻唐景福二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
月不解密將臺濛作魯陽五堰拖輕舟舸饋軍故得不困
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
吳王行密所漕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之水易洩民多墾
湖爲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其下流水患特甚宜興進士
單錡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爲築五堰使宣歙金

陵九陽江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六七
元祐中蘇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薦於朝時用事者方欲
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承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
固城石曰丹陽之間大氏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
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湖爲非時卒不行明興以金陵爲南
京謂蘇浙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浚胥
溪建石閘命曰廣通鎮設巡檢司稅課司茶引所是時河
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尙阻臙脂岡乃命崇山侯鑿
山焚石以通之引湖水會秦淮入於江於是東壩直達金

陵爲運道云永樂遷都此道遂廢而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爲蘇常患也引單鍔議奏攻土壩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人夫各四十人守之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壩尤低薄水閒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濫壩大決蘇常潦甚租稅無所出於是周文襄楊墳大集夫匠重築之并欽降版榜有走洩水利湮沒蘇常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匠充軍其後屢議復故道而輒阻蓋利塞者三郡之民而利開者高淳之田也嘉靖二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壩居民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

三吳水利條議

十七

許更築一壩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而高淳之田漸圯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爲魚鼈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淳民紛紛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有以聞於華亭徐內閣階者會知縣方沂入覲召諭重禁之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言若此按五堰去溧陽八十里自廣通壩而東十五里曰新壩因以廣通壩鑿河故從東復築此亦不堰水自此而東九里第一曰昇平堰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堰又東九里曰南度堰又東九里曰沙漲堰又東九里曰前麻堰

是爲五堰在廣通壩下流半受廣德建平高淳之水其溧水溧陽丹陽句容之水又在五堰之北沈啓曰五堰之水相平霖雨稍積山源怒沸則諸水奔馳東下連五堰所受者同入太湖沛如也非五堰所能節也詳宋邽僑書曰宜興而西有五堰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衆水直趨蕪湖後廢五堰則水皆入於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東灌蘇常湖三州由是觀之則昔人所節似連五堰之水俱滙入於蕪湖又詳宋黃震答泄水書云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銀林五堰入於

運河以至大江國初南渡以來五堰旣以不便木簰往來而壞又射林唐末商販木簰由宣歙以入兩浙乃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蕪湖而東入震澤由前後之言觀之則五堰在所堰之中無疑矣今壩設五堰之上所拒固是宣歙諸水蓋拒水不入於五堰而非築五堰邀其水以出蕪湖也前言皆以五堰爲節水之具則昔之所築疑在五堰下流別有要害之地而非今之所壩者也明初欲藉五堰節水分流以入蕪湖可見五堰者但可爲湖而不可爲田也復恐其賦稅爲累啟後人

開堰之說乃掣其稅賦於蘇州代輸蓋期諸堰以次蓄水而不疾趨於東吳也聞五堰豪家隱其水利有關三郡之情於嘉靖三十五年乘縣官入覲從署事府判欺田陞科盡占爲田夾築土梗於諸湖之中壩東之水不容餘瀝停貯竭其流而決入於太湖太湖豈爲辭哉不知下流二三百里之田陰受其汨沒之旤而莫之計也啓之言與邦憲所考相異同若此夫高淳之病因廣通壩截五堰之水不得宣洩故汎濫恣肆而莫之救然其賦已掣入吳中矣其患爲小吳中之病因廣通壩在五堰之上而五堰復爲豪

民占佃不得停泓宣歛金陵諸水乃奔潰四出而下太湖其患爲大以高淳爲壑固不可以三郡爲高淳一縣之壑尤不可也且高淳之與三郡賦稅人民多寡輕重果何如哉夫高淳溧陽之間不全藉占佃五堰者以爲賦稅也開五堰復爲水而除其科在 朝廷不過歲捐全額之二三耳卽使高淳因五堰之田爲全額而全除之而蘇州所加之賦固自在也則五堰不可不開也廣通旣居五堰之上故高淳以上之水無所入雖入矣而爲占佃者所阻故三郡以上之水無所蓄惟移壩於五堰之下則五堰爲高淳

洩水之區而新壩復爲三郡截水之路兩者均利焉則舊壩亦不可不移也治水者大氏以三江爲急以五堰爲緩愚之反覆於茲者惟恐後之治淳者偶見一邑之疾苦妄建決堰之議以貽三郡之大害故不禁復詳言之焉

履園叢話卷之四

勾吳 錢泳梅溪 輯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鄉一鎮無不善者然必以豐年爲始思患豫防其法公舉里中長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糧田若干捐米若干鋪戶典押則捐錢文如一里中有田千畝鋪戶數家則有米十餘石錢數千聽里長者開明數目立一簿存於公家其所捐之錢米仍聽各家自爲藏積如歲豐人樂並不支動一粒支用一錢一遇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一

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則請里長者查明將簿上所捐錢米酌量濟之或有他縣饑民流入境內者一集村莊不能不仰望於富戶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轟然而來驅之不去則里長者同地保等與流民通語每人給米幾合錢幾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過分數斗之粟數百之錢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頃刻而他往矣在此一鄉一里一鎮之家既能濟鄰近之困貧又能杜流民之擾累而家無所耗處之晏然真積德行善弭盜安民之第一法也謹陳條例如左

一公舉之人不過稍通文理而略能識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糧田自田租田分爲三等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自種自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畝約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隨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於一格也

一舖戶典當本錢多少不一約舖戶有本一百兩以上者捐錢五百文典當小押有本一千兩以上者捐錢五千文以此類推如能多捐聽其自便

一小戶人家種田不滿十畝開舖不滿四五十金者不必過強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沒其美意

一有田有舖之家既經起捐登簿簿上須注明總結米若干石總結錢若干千其總簿存於公家收存

一公捐錢米仍係各家自藏並不交於他人然既已捐出卽視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貯一處不可妄取已用致臨時短少呼應不靈

一里中極次貧民惟本處人知之最悉須預先查明注簿令本人白來給領以杜存私虛報

一貧民有缺少棉衣入典當者卽取其典票贖回給發

本人有實在寒冷無衣者則買舊棉衣一件與之其價約三四百文爲率新者恐其當去

一捐施諸貧人必要斟酌盡善方能行之不可執一而論亦不可太多太多則恐難繼也

一貧民每日每人約給米六合錢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鄉富戶捐多則請益之各隨其便

一病者醫藥勢難遍及查明實在有病每一病者約給百文以爲買藥之費十日一領

一死者施棺一時未能猝辦需預爲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縣流民來集村莊索錢索米者每口定以給米五合錢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強索硬討者則里長邀同地保將流民爲頭強橫之人送官究治一里中所有饑寒疾病之人旣蒙有田有舖之家公捐周濟自當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覬覦或有結通外來豪強之輩搶擊偷盜者許本人指名報官從重治罪一里長地保諸人亦有貧富不等年終當在公簿內酌量分出米若干錢若干謝之以作勞神之費

一公捐錢米分派貧民倘或不繼則里長再向各家續

捐賑給以下年麥熟爲止或所捐錢米尙有盈餘則各家仍收爲己用可也

一公捐錢米倘其鄉富戶衆多而年歲屢豐各家堆積毋須取用則將此項動支辦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橋梁渡船道路義塚施藥施衣茶亭之類俱可獨不可將此項用盡則一遇荒年難爲繼也亦不可以此項作迎神賽會燈棚煙火演戲敬神說書彈唱諸事以博一日之歡則俾晝作夜婦女雜遝聚賭窩賊由是而起尤爲貧家畱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四

一此舉專爲富家而設必當踴躍從事切莫視爲虛文若富家一吝貧人怨生便不可問慎之慎之

稟帖稿

附

爲歲荒人困謹呈管見叩恩給示各鄉令民遵辦事竊

某

居鄉並不多事本年五六月內

霖雨過多田地湮沒雨澤愆期河水乾涸

遂至不能插種現當青黃不接之時各鄉各鎮人情洶洶以搶擊爲能豪強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饑而臥今冬明春尤爲可慮某目擊心傷不忍坐視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鄉每鎮有田有舖之家各捐錢米注明

公簿仍聽各家自爲藏積責令里長地保查看本鄉極次貧民開單注簿卽將所捐錢米分出周濟令貧民自來給領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體老父臺大人愛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內被災各處將此法行之在有田有舖之戶並無傷耗而里巷貧民均沾實惠豈但積德行善實可弭盜安民伏乞憲慈俯准及早設弛實爲德便上稟

圖賑法

嘉慶甲戌歲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時督撫大吏命各州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五

縣勸捐賑恤而無錫金匱兩邑侯韓公履寵齊公彥槐亦下鄉勘災順便勸捐無錫計捐十三萬餘緡金匱計捐十二萬四千餘緡活人無算其圖賑之法前人未有已載齊公徵信錄中茲特再錄一通無論水荒旱荒勸捐放賑者當以此爲法

嘉慶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匱分無錫地地勢視無錫爲高被災尤劇八九月間槐嘗以事赴鄉竊見赤地數十里民間炊無米爨無薪汲無水惻然憂之夫官發常平倉穀平糶於民便矣然遠在數十里之外者不能爲

升斗之米來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不能惠遠民殷富之家以其餘米平糶於其鄉遠近咸便矣然無升斗之資者不能糶也故民平糶但能惠次貧不能惠極貧天恩浩蕩極次貧戶悉予之賑而靡不徧德矣然賑者賑災也於例但及有業之貧民而不及無業之貧民故欲推廣皇仁不使一物不獲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乃救荒之大者夫測隱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於衣食目擊鄰里鄉黨之人饑且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顧上勸捐而下或不應何也則

經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無所疑惑無所瞻顧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於其親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見耳所不及聞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爲吾旣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擾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者多今也定爲卣賑之法以各卣所捐

之錢各賑本畝畝有貧富以富畝之有餘協濟貧畝之不足令畝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卽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與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爲之調撥而已某畝饑口若干數捐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一榜於其畝內使貧富見之曉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疑而不捐者無可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卹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也是說也

槐

嘗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皆以爲可

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歲三月計捐錢十有二萬四千餘緡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復於其間爲粥以賑城鄉設厰十餘處計所捐又不下萬數千緡饑民賴以全活者無算嗚呼孰謂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賑旣畢尙有餘錢六千餘緡而無錫之賑亦有錢餘於是復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以所餘錢畱爲修建南北二橋之費亦以工代賑也邑之人樂其事之集刊爲成書用垂永久而歸美於

槐

嗟乎

槐

何功

槐

旣不能

善政及民使歲不饑又不能使民儉且勤皆有蓋藏雖

饑而不至於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鄉先生之謀邑
人殷富之力也槐則何功雖然人各有樂善好施之心
而能不阻之使其無所疑惑無所瞻顧者則晷賑之法
良也用是書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